

畫商

II 决天下

聂昱冰◎著

国内首部**画商成长励志史**
全程揭示**中国式商道**的最终奥义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聂昱冰◎著

画商 II

这里没有爱与恨，只有成与败。
决天下，生死的艺术，有人进了天堂，有人下了地狱。

决天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商 II: 决天下/聂昱冰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 6

ISBN 978-7-229-00678-5

I. 画… II. 聂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78106号

画商 II: 决天下

HUASHANG II: JUETIANXIA

聂昱冰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光 南 庄少兰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袁 宁

责任校对: 郑 葱

封面设计: 小徐书装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6.5 字数: 315千字 插页: 1

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0678-5

定价: 24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画商Ⅱ：决天下

- 第一章 质本洁来还洁去··· 001
- 第二章 天生的商人··· 019
- 第三章 数天下英雄··· 040
- 第四章 敦煌画院··· 065
- 第五章 风云再起··· 086
- 第六章 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··· 110
- 第七章 烽火台··· 164
- 第八章 一线生机··· 221
- 第九章 决天下··· 253

第一章

质本洁来还洁去

[1]

初八一大早，何欢就忙碌了起来：洗脸、做头发、化妆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最后竟然又换上了参加聚会时穿的那身黑衣服。萧雪飞非常不解：“你去辞职还需要穿得这么隆重吗？”

“辞职？”何欢愣了一下，才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频频点头：“对，我今天还得去辞职，我都忘了。”

“你忘了？你又不想辞职了？”萧雪飞大惊失色。

“我当然辞职，我是忘了我今天还得去通知一下博物馆我辞职的事。”

萧雪飞无语望苍天，她越来越感觉到眼前这个表姐实在是个人物：“您是真够嚣张的，辞职都忘了通知原单位。”

何欢笑了：“主要是我一直都没把博物馆当成过我的单位吧。”

“那你这么打扮，是为了去联系下一个工作？”萧雪飞试探着问。

“不是，对方同不同意我的要求，跟我穿什么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“哎呀，表姐，你快告诉我吧，我好奇死了。你到底为什么打扮成这样啊？”

何欢已经开始戴项链了：“其实真的没什么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一直都非常关心我、爱护我，为我做了很多事情。所以我想好好打扮一下，给他一个惊喜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，我决定做一个懂得感恩，懂得回报的人。而对他最好的回报，就是让他看见我的形象不再灰暗。”

萧雪飞的眼睛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：“表姐，你说的那个人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“男的。”

“优秀吗？”



“非常非常优秀，成熟、睿智、充满魅力。”

“用你的话说，他和你是同类吗？”萧雪飞小心地问，不知道是因为兴奋还是因为紧张，她的声音竟然有些微微发颤。

“应该说，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他的同类。”何欢对着镜子作最后的审视。

“天啊，表姐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！上帝啊，我爱死你了！”萧雪飞跳起来一把抱住了何欢的脖子。

“哎哎，我的衣服。”何欢向外推着萧雪飞，“我不早说什么？上帝干什么了，你就爱死他了？”

“谁爱上上帝了，我是爱你。”萧雪飞还想拥抱何欢。

“你们学外语的都这么热情吗？”何欢赶紧躲开。

萧雪飞没顾得上回答何欢的问话，她像旋风一样满屋子飞着，换衣服、拿皮包。

“等我一下，我送你去。”

“你送我去哪儿啊？”

“你要去哪儿，我就送你去哪儿。今天我就给你当专职司机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哎呀，别可是了，快走吧，反正你这身衣服也没法坐公交车。”

何欢想想也是，也就不再推辞了：“好吧，你送我去，中午我请你吃饭。”

“不用，中午我请你。只要你结婚的时候，让我当伴娘就行了。”

“结婚？”何欢不解，这是从何说起。

“好了好了，别解释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你暂时还不会结婚，反正不管你什么时候结婚，记得让我当伴娘就行了。”萧雪飞太快乐了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她已经真心喜欢上了何欢了，所以她很怕何欢会爱上宋振峰。因为宋振峰是肯定会成为她萧雪飞的丈夫的，而萧雪飞又绝对不能和一个爱着自己丈夫的女人成为朋友。现在好了，何欢另有意中人，而且看何欢的意思，还对那个男人一往情深。这样，她跟何欢就能一直做朋友了。

车驶进了博物馆的停车场，萧雪飞第一眼就看见了一辆熟悉的豪华宝马，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：动作好快啊，不过他来博物馆干什么呢？他要来这里应该先和我联系啊。

何欢的目光跟随着萧雪飞的眼神，也看见了这辆宝马：“最新款的宝马，的确漂亮。”她以为萧雪飞也在欣赏这辆车。

“表姐，你知道这是谁的车吗？”萧雪飞试探着问。

“不知道，我平时不来停车场。应该是外来的吧，这不是京照吗？”何欢显然对这辆车不感兴趣，“我去辞职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“不，我在这等你会儿，反正我也没别的事。”现在看见了这辆宝马，萧雪飞更不肯走了，她把奥拓缓缓倒进了宝马车旁边的车位里。

何欢刚朝前走了两步，背后就传来了萧雪飞的声音：“表姐。”

何欢回头一看，萧雪飞正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看自己，脸上是一副很奇怪的表情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觉得你穿成这样，跟周围的人反差太大，很不协调。”萧雪飞用下颚指了一下博物馆的大门，那里正涌动着上班的人流。

何欢看看他们，又看了看自己，也笑了：“是不太协调，不过无所谓，他们跟我没什么关系。”何欢说完，轻松地转过身，朝办公楼扬长而去。

何欢融进了上班的人流里，其实不能说是融进，因为她根本就融不进去，何欢在这群人中显得突出而突兀。人们也都纷纷侧目，猜测着眼前这个女人的来历。

赵毅的办公室里，孙青正在情绪高涨地向他汇报着什么。

敲门声响起，赵毅还没有说话，孙青的眉头已经皱了起来，她不希望这个时候被人打搅。

“进来！”孙青尖声喊道，声音中充满了强做出来的威严和莫名的愤怒。

何欢推门走了进来。看着何欢，赵毅和孙青都本能地站了起来，态度恭敬，孙青甚至向后退了两步，把座位给何欢让了出来。何欢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她本来就很习惯这种恭敬。

何欢觉得屋里太热了，就把皮包放在茶几上，脱下了大衣，然后自然地整理一下披肩，才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接着，她朝着孙青轻轻地一挥手：“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说点事。”

孙青像被催眠了一样，应声朝门口走去，直到她的手已经碰到门把手了，才清醒了过来。

“我凭什么出去？”孙青的声音尖锐而狂躁，就像是一个没有修养的家庭妇女在向婆婆发出挑战，每一个有经验的人都能听出来，接下来孙青就准备像泼妇那样破口大骂了。

何欢连头都没有回：“没关系，如果你不出去，我就出去，等你什么时候想出去了，我再进来。”何欢的声音悠然清越，虽然字字平和，却隐隐带着风雷之音。

孙青刚刚积攒起来的气焰，一下子又被打下去了，她不明白自己在怕什么，可她就是不敢再跟何欢较劲。孙青求助地望向赵毅，可赵毅根本没看她，事实上，从何欢进来以后，赵毅就一直在盯着何欢看。

孙青无奈，走出了办公室，边走边恨恨地想：不要脸的妖精、狐狸精，穿成这样出来勾引男人，哼，没准趁这几天放假，早就上了馆长的床。孙青恨不得一步走



到有人的地方去，把这个谣言告诉所有的人。

孙青走了，何欢开始面对赵毅：“赵馆长，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您说一件事情。”

何欢顿了一下，给了赵毅一个集中精力的时间，然后接着说：“一直以来，您都非常照顾我，我很感激。而我因为个人原因，也确实给您给单位添了不少麻烦，为此，我感到挺抱歉的。”这段话何欢说得很熟，以前员工向她提交辞呈的时候都这么说。

赵毅显然理解错了何欢的意思：一身盛装，在第一天上班的第一时间，就来到他的办公室，说这些感激，感到抱歉的话，看来何欢真的屈服了。

何欢接着往下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就正式辞职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赵毅惊叫了出来。

何欢不明白赵毅为什么会这么吃惊：“我说我今天来，是想告诉您，我决定辞职了。”

赵毅稳定了一下心神，他听明白了，但是他对“辞职”这个词很陌生，他打算先把事情弄明白：“你是说你要调工作？”何欢一下子想不出辞职和调工作的区别，就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想调到什么单位？”这是赵毅现在最关心的，因为人们总是会敏感于别人是否找到了更好的工作。

“我还没想好去什么单位，我想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。”何欢说的是实话。

但赵毅显然没听明白：“你身体还没好吗？”

“不，我的病已经好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因为孙青那件事，不敢再上班了？”

“不是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，只是我觉得博物馆的工作不适合我，所以才想辞职。”

“你确实没有找到接收单位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的档案放到哪里？调令怎么开？”

何欢也糊涂了，辞职要这么复杂吗？以前别人跟她提出辞职的时候，挺简单的啊。她困惑地看着赵毅。赵毅决定再换一个角度：“你辞职的事跟你的家人商量过了吗？”

何欢不解：“没有啊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……”

赵毅被彻底地打败了，他实在适应不了何欢的思维方式。他觉得愤怒，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奉若神明的东西，在何欢看来竟然是那么地不值一提。他想用刻薄的、粗鲁的指责来维护住自己摇摇欲坠的权威和尊严，可是，在今天，在何欢的面

前，他再也说不出面对金羚时说的那番话了。

尽管如此，赵毅还是觉得，作为一个单位的一把手，在职工的工作态度如此不端正的时候，他必须得说点什么，才能符合自己的身份：“何欢，我知道你的父亲是何达教授，所以你的生活条件肯定不错，但是，我还是希望你能认真地考虑一下，因为工作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。”本来赵毅还想说“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保持住自我。只有有属于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事业，才会得到社会的尊重，男人的尊重”。可是，这些天天被人挂在嘴边上的浅显道理，赵毅现在却说不出口，因为他清醒而无奈地意识到，眼前的这个何欢，即使没有工作，也会得到社会和男人的尊重——因为她的自身条件。

何欢微微一笑：“赵馆长，谢谢您。我知道您说这些，完全是为我着想，而且您说得也非常有道理。就像人们常说的：‘一个女人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，才会拥有和男人一样的社会地位，否则男女平等永远都只是一句空谈。’但是我觉得，这里的‘事业’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份工作或者一份收入，它所指的应该是一个女人的独立和个性。其实，不管女人是在干属于自己的事业，还是在挣钱，是在相夫教子，还是在做全职主妇，这都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，而真正重要的是女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独立的，是一个有尊严的个体。只要女人永远保持住自己的独立和尊严，并且永远积极地捍卫住这份独立和尊严，就能得到社会和男人的尊重。”

赵毅无语了，面对着一个如此清醒如此透彻的女人，他还能说什么呢。

[2]

何欢步履轻盈地来到停车场，萧雪飞正坐在车里听音乐，看见何欢来了，忙问：“辞完职了？顺利吗？”

“很顺利。”何欢点头，“现在我要去看望一位朋友，时间就没准了，你不用等我了。”

“用我送你去吗？”

“不用，就在后面那个院子。这儿以前其实是一个大院，去年才垒了一堵墙，分隔成了两个院子。”

“你要去见谁啊，是那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吗？”

“对，就是他。”

萧雪飞双眼发光：“你去吧，我不等你了，省得你着急出来。多待会儿啊。”

何欢没有听出萧雪飞话中的调侃之意，应声离去，边走边掏出手机，拨通了张所长的号码。



张所长的办公室中。张所长对着电话笑语盈盈：“你现在就过来吗？好，来吧，方便，我不忙。”

在张所长的对面还坐着一个人——秦云瀚。

张所长挂断电话，含笑目视秦云瀚：“刚才是何欢的电话，她说来找我谈点事情。她还说她刚从赵毅的办公室出来，她辞职了。”

张所长顿了一下，脸上的笑容变得莫测了：“云瀚，可是半个小时之前，你就来到我的办公室，对我说今天何欢会去辞职，你来，是想在她辞职后的第一时间见到她。而你是从北京赶过来的，那就是说，你来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今天何欢会辞职。”

虽然张所长在这一长段话里没有提出任何问题，但秦云瀚心里很清楚，恩师是不容搪塞的。

秦云瀚笑了，可能是因为在老师的面前吧，云瀚的笑容中有一种和年龄不相符的天真，就像是做了恶作剧的孩子：“做我们这种风险投资行业，唯一的制胜法宝，就是能比别人先一步取得信息，庞大的及时更新的信息储备是我们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。所以，我们肯定能有一些途径，及时地获取到我们所需要的各种信息。”

张所长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：“你有你的工作方式，我不会多问，但你一定要记住一点，何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女人，不要弄巧成拙。”

秦云瀚严肃地点头，表示自己对恩师的意见的重视。

“对了，你家那个女博士又去和外星人联络了？”

“对，她初一就回美国了。”

“你呀，从你小的时候起，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非常英明，就是选了这个妻子……”

“怎么，她不好吗？”秦云瀚的眼中闪着活泼的笑意，似乎觉得和老师探讨这个问题非常有趣。

“不是不好，是太好。”

“太好？”

“对，她太好了。简直就是完美。”

“完美的女人就不好吗？”

“完美的女人当然好，但是不适合娶回来当妻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现在这对师生就像是又回到了课堂上，只不过这次讨论的是“女人”这个话题。

“因为妻子是用来过日子的，注定了要和你相扶相助，一起过一辈子的人。所以你得找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女人，比如说你师母，她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女人，但她身上又有很多缺点。夫妻之间的相互欣赏固然是婚姻的基础，可相互包容，还有两

人彼此之间的挑剔、促进，更是婚姻不可或缺的调剂。可你找的这位女博士，简直就是一套理想化的标尺、一本女性行为指南，全世界的女人照着她那个标准去努力就对了。你说你和一个这样的妻子一起生活，会不会压力太大了？”

秦云瀚咯咯地笑了出来：“老师，您说得非常对。如果我能遇到一个师母那样的女人，我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娶回来，可您忘了，师母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人物了，在这个时代再也找不到像师母那样的女人了。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女人都已经变得太独立、太强悍了。所以我想，既然女人都已经变得这么独立强悍了，索性我就找个最独立、最强悍的。”

秦云瀚的这番话把张所长也逗笑了：“云瀚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估计何欢马上就要上来了，我希望你能在她进来之前，给我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。”

看到张所长的态度变得严肃了，秦云瀚也坐正了。

“那天你和春鸥去我家，春鸥再三追问你为什么这么关注何欢，我和你师母是为你打了保票，保证你对何欢肯定没有感情的成分，只是为了工作。但说实话，我那天晚上所作的保证，纯粹是为了安慰春鸥，替你解围。事实上，我的想法和春鸥是一样的，我也认为你对何欢太过于关注了，已经超出了老板对员工应该有的关注。”

秦云瀚刚要说话，张所长挥手打断了他：“何欢马上就要到了，在她来之前我想把话说完。我一直非常欣赏你，但你也应该清楚我对婚姻的态度，我一直都认为，一个诺言，许下的是一生的光阴，我不管时代怎么发展，但我希望我的学生对待婚姻的态度是严肃的。”

秦云瀚的态度也郑重起来：“老师，您的意思我都明白。就像您刚才所说的，这个时代变幻万千，人的感情也不能例外，所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未来的感情会朝哪个方向、朝谁发展。但是我可以保证，目前，我对何欢的关注，绝对是因为工作，而没有掺杂任何感情成分。”

秦云瀚停了一下，然后展颜一笑：“我承认，我对她的关注有些超乎寻常，现在我跟您打个赌，看何欢能不能猜出来我为什么这么关注她。我也希望借此考量一下她是否值得我花这么大心思。”

“那你希望她猜出来还是猜不出来呢？”

“我很矛盾，她猜出来，说明她够聪明，也说明我的确没有看错人。可我更希望她猜不出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帝王心术吧。我希望她能够把我认作‘识英雄于穷途’的伯乐，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态来为我效命。”

张所长微微摇头轻笑：“太复杂了，还是做学术好。好，那我就赌何欢能够猜



出你的心思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何欢进了办公室，目不斜视，直接就走到了张所长的办公桌前。

张所长也站了起来，脸上带着意外和欢快，何欢焕然一新的形象让他惊喜不已：“看来辞职很适合你。赵馆长对你辞职的事怎么说？”

“他接受了，而且他很宽容，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议，虽然这些建议并不适合我，但我还是很感激他。”何欢没有再说下去，因为，她看见张所长凝望着她的眼神变得很深很深，何欢有些不知所措。

意识到了何欢的不安，张所长笑了：“没什么，是你刚才的话让我激动。”

“我刚才的话？”何欢不解，她想不出自己说了什么让人激动的话。

“你赞扬赵毅宽容，说那些建议虽然不适合你，但你还是会感激，对吗？”

何欢点了点头。

“我知道，我走了以后，你在赵毅手下的日子不会好过，甚至于春节前你那场大病，究其原因，始作俑者还是赵毅。可你现在在面对他的时候，仍然能以善良之心对之，这恰恰说明了你的情绪、你的心态都在恢复。因为只有心中的爱多于恨、甜多于苦的人，才会用自己的善良之心去读他人之心。”

何欢愣愣地听着，她还真没有想这么多。张所长接着说道：“如果你只是穿着这身衣服而来，我还会以为你只是为了安慰我，让我不再为你担心。而你刚才那番话，才让我真正对你放了心。我认识你快三年了，看见你终于走出黑暗，不再继续枯萎，我真的很高兴。”

何欢低下了头，她来不及考虑张所长刚才说的话，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否真的像张所长所说的那样，开始走出了黑暗，不再继续枯萎。因为她的心正在因为感动而澎湃，她再一次被张所长真诚的关心感动了。

秦云瀚整了整衣服，决定由他来打破此时屋中的沉默，他已经被忽略得太久了，第一眼看见何欢，秦云瀚就呆住了。虽然何欢的全部资料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，而且他也看过何欢很多张照片和录像资料，那时的何欢是神采飞扬的。他也听说了，何欢现在由内到外都被抑郁灰暗所包围，照理说此时的何欢应该是暗淡苦涩的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眼前的何欢会是这副样子。

他没有注意何欢穿着什么，因为他每天所看见的女人的穿戴都比这隆重得多，跟她们比起来，何欢的打扮根本就算不了什么。震撼了秦云瀚的，是何欢的气质。眼前的何欢，既没有神采飞扬，也没有暗淡苦涩，她全身散发出来的是一种淡然超脱，一种宽厚内敛。秦云瀚第一个反应是：错了，这不是商人该有的气质。可再往深处看，秦云瀚清晰地感觉到了，在那份内敛的深处——深得不见底的深处，刀影浮动，剑光隐然。秦云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但愿这刀剑出鞘的那一天，是在为我

杀敌，否则，就让它们永远埋在深处好了。

“啊，老师。”秦云瀚突然站起来说话，把何欢吓了一跳，她根本没看见屋子里还有一个人。

张所长赶紧为他们双方作介绍，末了还加了一句：“真是相请不如偶遇。云瀚一直想认识你，上次我说的想请你出来工作的那个人，就是他，秦云瀚。”

何欢看了看眼前这个气宇不凡的中年男人，暗暗点头，这是一个锐利霸气的男人。

秦云瀚一门心思想把何欢收为己用，所以有心在气焰上打击一下她，好在以后的工作中，能更好地驾驭她。你有才，我就比你更有才，你能干，我就比你更能干，你桀骜不驯，我就比你更桀骜不驯，这是秦云瀚一贯的工作作风，他坚信被收服的人才是最好用的人，现在既然你何欢超脱，我就比你更超脱。

“好了，何欢，我们已经认识了，我想知道，你对我的印象是什么样的。”秦云瀚剑眉微扬。

“非常优秀，非常出色，不可多得，可遇而不可求。”

“你回答得太快了。”

“因为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在心里想过了。”

何欢的态度真诚恳切，秦云瀚有些招架不住了，“比当年的周涛总裁如何？”

秦云瀚话一出口，连张所长都觉得过分了，刚要制止，何欢已经开口了：“他那时比你现在年轻。”淡淡一句话，让秦云瀚明白了什么叫四两拨千斤，简简单单一句年轻就把秦云瀚能力上的优势消于了无形。

张所长不想让他们继续争斗下去了，站出来打圆场：“何欢，你电话里不是说，有事要和我谈吗？什么事啊？”

“其实是想求您一件事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我已经正式辞职了，现在没有事情做，我想到您的研究所里来，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。”

没等张所长说话，秦云瀚就抢先开口了：“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到我的公司来工作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我的公司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公司。”秦云瀚拿出了一叠资料，“这里面有我们公司的简介，还有一个即将启动的项目的计划书。我们公司就是想聘请您主持这个项目。”秦云瀚一扫刚才的张扬狂傲，态度严肃真诚，他双手把计划书递给了何欢：“我希望您能相信我们的诚意，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。”

何欢当然能看出来，秦云瀚现在是认真的，所以也就很诚恳地说道：“秦总，我丝毫不怀疑您和您的公司的真诚。”何欢快速地扫了一眼计划书，“以前张所长也



向我介绍过你们公司的规模，能够提出这样的市场拓展计划，更证明了你们公司的实力不可小觑。所以，我相信，您刚才的邀请，不论是对我还是对任何一个人来说，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”

张所长有趣地看着眼前这两个年轻人：刚才还是剑拔弩张，一转眼就变得风和云霓，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不是就这么过日子。

“但是，秦总，对于您的好意，我还是只能心领不能身受。”

秦云瀚没有想到何欢的态度会突然来一个这么大的转变，有些不知所措，他的脑子在紧张地思考着：何欢的拒绝，是真心还是自抬身价？我是应该矜持一些，还是应该继续提高价码？

看着秦云瀚阴晴不定的眼神，何欢莞尔一笑：“秦总，您不用想太多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这个职位对任何人来说，都是一个极大的诱惑。事实上，我也很遗憾错过了这次机会。我之所以会谢绝您的好意，完全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。因为我现在还不想工作。”

何欢的洞察秋毫，让秦云瀚有些难堪：“可是，你刚才不是说现在没事干，要来老师这里吗？”

“是，但我不是来工作。”何欢转过脸正对着张所长，“我是希望张所长能够答应我，让我来这里学习。”

“学习？”

“对，就像来这里实习的那些学生一样学习。您曾经说过，春秋文化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能够让人坚强。我现在就是希望能够沉浸到春秋文化中去，去获取这种力量。”

“那你准备学多久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的积蓄完全可以维持生活，所以我想真正的静下心来去学习。”何欢突然活泼的一笑，“也许，过一段时间，我会去考这个专业的研究生，也不一定啊。”

张所长的脸上泛着喜悦的光芒：“我很高兴你能这么想，我也从来都不反对年轻人学习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可能会失去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一个很好的工作？”

何欢点了点头，认真地说：“我的确是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但我想我得到的会更多。”

“那么你是已经决定了？”秦云瀚问。

“只要张所长能够答应我的请求。”

“我想我会愿意接纳你这个学生。”

“那我是不是只能祝贺两位了，一个心想事成，一个喜获高足。”秦云瀚笑着说，

“何欢，虽然你没有答应我的邀请，我很遗憾，但我不会气馁，我也是懂得三顾茅庐、礼贤下士的人。我还会继续关注你，并且真诚地等待你接受我的邀请的那一天。”

何欢一笑，刚要说话，就又被秦云瀚打断了：“让我把话说完，我所说的这些不是场面话，而是真心话。当着老师的面，我不敢说谎，现在我再正式说一遍，我真诚地等待着接受我的邀请，我也真心地希望，当有一天，你准备重回商界的时候，会首先来我的公司。”

秦云瀚这番话让何欢有些意外，面对着这份真诚，何欢反倒不好意思再推诿了，要知道何欢可是一直都把张所长当做父辈恩人看待的，更何况对方还是张所长的爱徒。

“秦总言重了。”何欢拿起桌子上的计划书，略略翻看了一下，“秦总，我目前确实不想出来工作。不知道张所长有没有跟您提过，我这段时间的状态非常不好，现在也许表面上恢复了一些，但我很清楚自己，我恢复的只是一些很表层的东西。就像一片荒原，现在刚刚长出了一些嫩芽，而事实上，这里应该是一片繁茂的森林。我现在不仅要努力地让这里恢复成森林，还要千方百计地保护住刚刚生长出来的嫩芽。所以我现在绝对不适合出来工作，更做不了这么重要的工作。”说到这里，何欢停住了，她稍一犹豫，然后果断地抬起了头，“这样吧，按照计划书上所写的，这个计划初步定在六月份启动，不管到了六月份，我能不能出来帮您，在这段筹备时间里，如果秦总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尽心为秦总谋划。”

秦云瀚绽开了笑容：“天才画商肯给我这个承诺，价值千金。好，咱们就一言为定。如果我有想要咨询讨论的，我一定来找你。”

何欢含笑点头，秦云瀚看了看表：“你中午有时间吗？我请你吃饭。”

何欢沉吟了一下：“我表妹可能会和我一起吃饭，我得等她的电话。”她转向了张所长，“这个春节，我表妹一直跟我住在一起，通过她我了解了很多东西，对我帮助很大。您说得对，人是群居动物，只有和各种不同的人不断接触，才能找到最正确的路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现在还有些事要处理，我就先告辞了，到中午的时候，我再给你打个电话，看你有没有时间。”秦云瀚起身告辞。

秦云瀚走了，何欢放松了许多，她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身体，踱到了张所长的书橱前，看着玻璃门里面的藏书：“做您的学生，我需要做到哪些？”

“你需要做的很多，我这里还有几个正式的研究生，你就和他们一样，看我指定的书籍，做读书笔记，协助研究人员修补一些文物，查阅资料，判断文物的历史、出处，我会经常圈定一些范围，让你们写专业论文，还会经常组织讨论。怎么样，受得了吗？”张所长笑着问。



“没问题。”何欢也笑了，“我保证做到。”

“说真的，我很意外你会决定这么彻底地投入到学习里面来。”

何欢的表情凝重起来：“张所长，您喜欢爬山吗？”

张所长不知道何欢怎么会蹦出这么一句，但还是点了点头：“喜欢。年轻的时候我经常爬山，现在偶尔还会去。”

“这些天，我经常會想起爬山的事。人们都说，下山的时候比上山难得多，可其实路都是一样的，之所以会显得难，很大程度上，是人的心理在作祟。而人的事业也是这样，事业的滑坡期永远比事业的上升期要艰难得多，就是因为是在滑坡的时候，人在承受外界的一切压力之外，还要承受自己心中的压力。我就没有承受得住事业滑坡，所以在我需要下山的时候，我直接选择了跳崖，结果摔得遍体鳞伤。可现在回想起来，即使是下山，只要心态能够稳住，虽然越走越低，可一样是满目苍翠、鸟语花香，没准一步步走到平原，还能有另一种意外的收获。就算收获很小，也好过摔得半死不活。过去的不能再重来，所以我想重新来过，再爬一回山。这次，不管我爬的是哪一座山，也不管我是否爬到了顶峰，在我不得不下山的时候，我都要一步一步地走下来。我来学习，就是为将来积蓄下山的勇气和力量。毕竟我不能一辈子都缩在壳里，可我一旦走出自己的壳，就得面对人生将会发生的一切，而人生总会有上有下，我不能每到需要下的时候，就选择跳崖自杀。”

[3]

萧雪飞并没有离开停车场，她一直坐在她的奥拓车里，等着那辆宝马车的主人——秦云瀚的到来。

此时萧雪飞的心中忐忑不安。事实上，萧雪飞和秦云瀚在同一家外企任职，秦云瀚是她的顶头上司——中国区总裁。

萧雪飞正是因为同何欢的亲戚关系，才被秦云瀚派回到了何欢这里，希望她可以做通何欢的工作。萧雪飞所谓的带薪休假，其实是一次长时间的“公差”。本来萧雪飞把这件工作当成了一个很好的机会：小时候，她跟何欢关系不错，虽说多年不见，但她相信童年的感情还在，只要开诚布公地言明厉害，说服何欢加入公司简直是太轻而易举了。而且，等何欢进了公司，自己不仅立了一个大功，两姐妹还可以相扶相助，真是一举多得。

可没想到风云突变，莫名其妙的，何欢成了萧雪飞最大的情敌，弄得萧雪飞乱了方寸。跟何欢同住的这七八天里，又发生了那么多事情。

直到今天看见了秦云瀚的车，萧雪飞才发现，自己的工作还一点都没有开展。

现在，她远远地看见秦云瀚大步朝停车场走来，赶紧从奥拓车上钻了出来，硬着头皮迎了上去：“秦总，你好。”萧雪飞态度恭敬。

秦云瀚似乎对于萧雪飞的突然出现，一点也没有觉得意外，他满面春风地走到萧雪飞的面前：“我昨天晚上就看到你的邮件了。真是辛苦你了，春节都不能休息，还得为公司奔波。”

秦云瀚真诚的关怀让萧雪飞感动，秦云瀚就是有这个本事，能够让每一个员工，心甘情愿地效犬马之劳。

秦云瀚下意识的回头看了看研究所的方向，对萧雪飞说：“上你的车谈吧，带我在你的家乡转一转。”

两人上了车，奥拓车平稳地驶出了博物馆的大门。车开得不快，沿着大街小巷徐徐前行。车厢里，秦云瀚和萧雪飞在聚精会神地交谈着。

“其实严格来说，这里不能算是我的家乡，我的家乡在城市南面的村子里，这里倒确实是何欢的家乡。”

秦云瀚浏览着车窗外的街景：“我刚才已经见过何欢了。”

“您已经见过何欢了？”萧雪飞很是意外，暗暗心惊。

没等她回过神来，秦云瀚又开口了：“她还谈到了你，说了你不少好话。你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。”

萧雪飞想不出自己干了什么值得何欢赞扬的事，但她来不及想了，她现在急于知道何欢对工作的态度：“对您的邀请她怎么说？”

“她还是拒绝了我们的邀请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大清楚，她只说现在还不想出来工作。雪飞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了解她吗？”

萧雪飞默默沉吟了一会儿，才悠悠答道：“在我的印象中，何欢一直都是一个标准的淑女。以至于我听说她领导着天海画阁纵横商场，我都觉得无法想象。而我这回见到她，她又变了，不再是淑女，也不是女强人，很落寞、很低沉，一片枯寂。可后来，就在过年那几天又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她就又变了。天啊，我真是摸不透这个女人，但我必须承认，我确实是越来越喜欢她了。”

“你觉得何欢重回天海画阁的可能性有多大？”秦云瀚语气凝重，看来这才是他真正关心的问题。

“不知道，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过周家和天海画阁，可是我听人说，在周涛死的时候，何欢跟周家闹翻了。”

“对，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，在周涛死后不久，天海画阁就传出何欢精神受了